

李元賓文集序

貞元中天子文化天下天下翕然興于文文尤高者李元  
賓觀韓退之愈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及  
元賓死退之之文日益工今之言文章元賓及出退  
之之下論者謂元賓蚤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  
故能卒擅其名予以為不然要之所得不同不可相  
上下何者文以理為本而辭質在所尚元賓尚於辭  
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退之雖窮老



不休終不能為元賓之辭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能極退之之質故所以不相高也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漢明帝後文體浸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陳隋媯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質猶未能全去其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作一體激揚超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蹠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自廣明喪亂天下文集略盡予得元賓遺文于漢上惜其或復磨滅因條次為三編論其意以冠于首大順元年十月五日給事中陸希聲序

李元賓文集卷第一

郊天頌

郊祭古先之重禮復古之令主惟郊非我無以暢明  
祀惟我非郊無以踵三五於是霽言下詠曰爾庸我  
謀、協不違官乃交脩居天之陽掘起虛丘于斯時  
也歲在子月在子日短之宵漏未盡而皇帝翼、告  
祀于丘之上先一日法駕致齋于丘之下天地神之  
會於無間陰陽之祗立於郊寔以觀我之儀以歆我

之饗八方之靈各以位為祥光促明和氣解嚴石無  
觸雲木無緒風猷羞飮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  
作於無聲昂之巍之大繇之英洋溢乎帝心眇嚮乎  
萬靈是用報盛德于上申洪緒于後為茂世之績紹  
胤之程也群公常伯相揖而言曰我元后父戴天所  
以象為子、不私其能天視我元后所以象為父、  
不有其仁子不私其能莫大於郊天之義父不有其  
仁莫富於生物之遂玄哉二者之為德與變化而終

始溥湛息於崇朝焯懿式於永年茂堯於華封小舜  
於泰山遠思懷迓斯安兆人從龍一人下覩其文昭  
昭其武桓、寶歌者可歌寔言者可言斯文也有以  
見聖理願書之不刊

一本云斯文不作大漢  
之封州書皇唐之史官

### 斬白蛇劍贊

吁審厥劍在昔天地之靈器也而莫我敢一知漢皇  
得之初其天成乎其神造乎其人為乎何乃出而逢  
經綸用而會大人斬白帝於澤陸赤隆於雲然後安

繹騷乎荒也作之臣作之君豐雄倜儻若斯之不測  
邪亮惟天地革而大人用靈器化成肆能前人而謀  
先鬼而靈記三尺之盾扶堪輿之傾非楚金工之能  
名天討聖作也尊乎哉天周之哀也天子孤外臣彊  
而不有用之者時不可匡也周之末也天下哀恫殫  
為七推而不有獲之者人不足與也秦皇帝鯨鯢群  
豪噬嗑六合而不得室之者德不終也逮秦上瀆於  
神下毒於民人神興妖上下軌秦是劔將翼大人而  
運天下也疑其如虎貌如蛟螭或嘯在谷或飛在涯  
故漢皇卒然攘袂而得之於是仗之而行嚮之而威  
日月照臨星辰發揮楚之以負秦之以危是日月天  
地之靈器所以羸項授之倒持哉後代室之厯中興  
魏晉已還無德于民靈器不能久安張茂先見飛而  
忤或以為龍於是絕矣有知言者非之曰夫人事有  
窮神物無方曷知非得於此失於彼漢皇所以昌齊  
宋梁魏所以亡也然數國者享年不長其歛亟去却

猶三代之昇九州之險不可以昏亂而守况穷化極  
靈而隱見計之乎然苟以至神推之則未嘗遺於聖  
人矣繇是黃帝得之誅蚩尤周武得之戮殷辛漢得  
之而斬白蛇唐得之而革隋亂則是器也神而應用  
用靡王非刑之之謂也其惟聖人而已

項藉碑

鋪周秦之顛亡聚乎簡書吁可駭也惟秦失在暴惟  
周失在弱上慢下黷政無紀綱若然者神靈不得不  
哀世教不得不張且天地可不以無主故帝必誕眷  
命不可以坐得故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祖起於豐沛  
公起於會稽陳吳之徒自稱於假王其餘揭竿而呼  
爭先刺秦者如林于時亂浩、兵幢、風逆虎雲逆  
龍三靈昏而四海空公乃挺撥亂之劍希當世之功  
浮江而西有壯士八千人抱鼓於舟中吁嗟乎無人  
誰禦乎群兇所以謀大業極萬靈而爭雄雌者獨漢  
祖與公遂號百勝之師趨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

十壁聳胎一麾靡餘然後飄銳氣聳利鋒抵秦關怒  
漢公曰語曰損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違惡取乎乃軍  
鴻門屠咸陽鼎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漢祖東  
西而王天下是以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雖兵衆於  
漢戰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呂公困荊陽之圍  
紀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長陵之役撓其師五漢  
祖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而勝敗乃知是知  
兵之不可窮物之不可終天地閉而開雲雷屯而通  
故有三將潰圍孤軍曷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楚歌  
夜聞哀泣垂縷遂飲帳中申令麾下鏡分美人飈舉  
良馬曉漫：雲茫：失道於陰陵問津於烏江其猶  
魚遭網而遊鳥嬰羅而翔終不免矣夫尚能合逆亡  
之人禦追逃之兵旗鼓指掌鷺鶴江陵足固不廢首  
無不橫然始解馬于舟子結纓於死地痛矣夫何自  
慷慨斯烏之甚邪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  
不寤哉公寔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從諂暴而殘

人是以人得踏其資兵得害其身真自亡也豈天亡  
乎使公勇而能謀關中可據矣剛而能新諸將不攜  
矣明而察諂竒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若  
然則舉天下如傳圖何漢氏每二臣能計之哉至  
新於漢者昔其臣也公寔弃之兵於漢者亦其將也  
不庸之故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之蓋  
天理有素乎天苟生項以靖難生漢以牧人靖難受  
勇牧人受仁不然可鴻門沾而復持成臯跳而復振  
入關而緩來王楚而驟歸者矣釋名曰碑悲也現嘗  
尋楚漢春秋見公帳中之歌取而詠之輒泫然而悲  
爰刻石為文多不究其終始銘曰

姬孱而絕嬴暴而滅九陽鬱結九州旣孰必生聖哲  
以起絕滅性漢自豐惟項自東偕伐寇戎互相戰攻  
戰攻不罷暨乎垓下彼衆我寡龍死于野

趙壹碑并序

漢陽趙壹字元仲出漢靈帝世之慨然卓異士之傑



者負才不檢細行為州里所擯陷刑將寘其死幸友  
為脫遂作窮鳥賦以方已欲傷哉元祐之志與世齟  
齟蓋天厚其善不厚其命然天不有曰常與善人元  
祐之善其與安在天之不惠自回憲及壹三矣當日  
頽風凋理道盛德殞衰俗始振二祖之業未偕五代  
之季雖蓋臣漉泣億庶呻痛而貪官詭進擊攫王殆  
非天欲眷先亂之兆也元叔以故數有哀刺之作酌  
其所趣亦猶詩人有采苓甫田之什也憂心不偶而  
歿無所譽乃衣褐應郡計上書闕下見司徒袁逢長  
揖而言音形琅々袁深器之操祛延外指謂座人曰  
漢陽趙元祐由是名聞于時有羊涉者尹河南能掇  
四方之英元叔乃去袁司徒訪涉以為主人將出所  
懷以動之會涉猶寢於堂內元叔直言而伏曰僕高  
君之義故遊君之門將藏窮達之誠君豈當然涉乃  
眷而禮之特奇其賢明日盛騎造元祐坐涉於柴車  
高譚極腫曰良寶不剖必泣血以相予於是羊與袁

唱聲薦元祚於王遊雖名烜于京師而祿竟不登尋  
復漢陽道經弘農太守皇甫規時之大賢元祚侯之  
閣不即通乃怒不留規追謝責已長遊不顧深居篤  
靜累辟不赴沉亦快疾乃終吁有不世之器有二公  
之遇不能奮振寥廓騰清浮元叔之命不易問也  
規歛元祚之德聲而怨其運不井乃序而銘曰吁嗟  
元祚兮出處輒軻鄉人無良兮惡我賤我之北辰兮  
矣置罹禍天何授我兮於我獨頗嫉時之敗兮憂道  
不可褰衣眼之兮以遊大人秀而不寔兮空著此身  
覆覽前載兮恨君遺塵乃銘于石兮希名不泯

周苛碑并序

昔天喪水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之戰方苦殘毒軋  
于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沛始漢祖起而隨焉  
時漢祖新阬淮水之圍遽保滎陽楚人四面攻之內  
無完備憂難持久用將軍紀信計而漢祖——  
免命用苛守後事以禦外敵之知其危并力蕩搖哀

哀遺軍創痛如積雖授之以利兵束之以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堪也故城覆於項氏：：毅然膺瞬爨大鼎於宇下謂苛曰請封三萬戶為上將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卒乘皆聽其所為不從則烹決無疑焉公怒甚色作視羽而咳之曰吾聞不善者善人之資今天將錫漢故泯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爾資之不即倒戈請命兵絕若傾尔死無日矣且嬴政反道殲裂六國天人含怒隳類不留今尔之業不足二秦而罪侈於秦曾不知天以陰陽興喪与奪而猶與漢爭鋒且若戰數勝攻數克非君能也天厚其惡：厚將崩何得長哉項氏志公之不屈而恥其詭已怒声如虎拍左右淬公於沸鼎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縻軀異於不朽不朽者在乎立節：：者在乎處死：：者在乎顯節立獨苛有之與夫由子受戈弘演内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無人薄我及死項氏豈非臨事不苟免為規感公之椎果而史

無傳記敢鏤幽石以永闕文其辭曰  
龍戰未分崩  
雷泄雲雷崩雲泄其下流血榮易攻急介士涕泣赤  
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改沉之積寃于  
古奚言紀公光烈參一作史之闕

大夫種銘并序

於戲種知吳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彊而不知身之  
進退存亡沉吟躊躇以至於非辜哀哉斯繇溥德離  
披哀世難繼故獨正者不足以鎮邪獨信者不足以  
塞疑夫周公孔子聖人也尚有彼婦之歌鷓鴣之詩  
矧乎其下人乎然晉桓公終任夷吾齊文公不疑五  
臣數子者竟能劫于五霸之器加二君之身臣無所反  
側君無所短長下冠列國上尊時王惟齊晉之區  
行何道而臻斯偉欵殆非二君能推心於數子俾數  
子得不失進退存亡者乎使非句踐既舉全吳乃授  
霸國建國之權何種之能必將南畧海垠而率百蠻  
北合諸侯而朝中原隄雄吳越之邦接跡桓文之勳

則句踐為霸君種為霸臣必矣何尚乎浮洞庭吞故國為天下之旅人哉嘗用種之謀若有之思越人之力尚尅之苟天不永越年越亦不愛種賢越不能卹其胤種是以誅其身噫范生之書未釋於手越王之劍已承其咽哀哉且會稽之羞非越復惟大夫之復大夫之死誠長頸背義亦大夫之非智哀哉詢種之名不登於三仁求種之墳不在於九原勒名以備脫簡終古以慰枉魂銘曰

蘇之讐敵國既亡大夫何哉不知其去只知其來子胥至忠不信於吳鴟夷知凡浩然秉桴君胡役三謀國遺軀或曰不然吉凶相賓不有覆車孰懲為臣不有泛舟孰為濟人道無全功用有屈伸冥然陳力得於開卷神能感我髣髴如面往者之悔來者之憲志於玄石將懋將唁

### 古受降城銘

古之帝天下者七德震曜四夷威懷有漢孝武為祖

作之父述之而已曰其資皇哉鑠乎猶可以頌其餘  
昔孔子云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然孝武亦庶而儔之  
始乎高皇勤功：階乎天累聖重光：燭乎淵解殷  
之羅要民以輕刑沃秦之焚以起民於焦原故國無  
困民：無異心孝武即譙安之朝而得安其安馭無  
為之民而得為其為遊心大中而陋八區旁目不庭  
而此九軍詔大司馬曰王師有征其礼若何大司馬  
歷級而言王師無校謂莫敵也征乃可服桑服以德  
所謂善征不戰善戰不征聖人不易之道也帝曰吁  
周之衰秦之亡皆不由之故龜鼎用遷乃出玄宮登  
皇車鷲六龍建<sup>九</sup>旒人馬駢駟戎車擊輶非六月之  
師異瑤池之遊雲撓雷厲風行川浮震：推：而人於  
若寒之際胡有高臺登臺而覘兵：不血鋒築城而  
受降聞絕垠而為墉徑空磧而作防然後回鳴鳶飾  
中權飲至廟庭勤功於鼎銘以遺子孫以恢紀經壯  
乎哉而難斷之嘗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知守者非

殫師遠征窮徼成城害元黷之生黷明之靈益在  
義以討仁以擾寔舜以之歸有苗姬蒞以之合孟津  
秦乃反之民共愁辛孝武何執復重如烏重難畜之  
民城無用之夷脫內不勤而外安足保之不其危歟  
夫四極之裔日月新薄獲其土不可以豐財俘其人  
不可以化遷而王者必綏之欲其知所尊而不思亂  
華何必征而降之降而城之若然者三方之夷皆可  
降而城何獨一陟此所謂反無外傷無私不可為後  
王之規愚秦學古敢陳銘云

天長匪民蒼北有淋窮兵之弊播德之武皇以兵而

不以德聚師萬甲懸罄四國男悲遠征女泣疲織死  
生其苦木石其力古無降城頽乃重傷城不可轉夷  
居無常前有濁河、自流後有黑山、自高堙  
塹屍委崩榛烏号居者悲居勞者荐勞我思古人疾  
首用搔

東渭橋銘 并序

七年冬十一月現自京師適高陵經東渭橋闕渭之  
清駭橋之雄故作東渭橋銘以識之曰

天地不有大孰見其小聖人不有作孰見其妙惟渭  
之廣洪流浩渺惟橋之永赤龍天矯車者知戶舟者  
知激石城五色天可補缺木從繩直地可梁絕天地  
之險舟梁之說乃曰曰人與不曰人輟鞭石既勞架  
輒更危去危背勞人莫之知塗攤近郊棟準絕涯功  
成不爭道合其離我去京矣六府四維不見鈞璜不  
遭墜履牽牛獨在飛鷗双起表其千年塗歸一指故  
物有時行功有時止琢珉川上日月終始

故人墓誌并序

現有倍年之交朱巨源以其時疾終於舊鄉之居昨  
得鄰之書云君子亡言于茲息焉高風陵夷弱子童  
昏有殯在阼無子及門公矣不還惟君之思其子產  
乎其神農乎昔子產友子皮、死子產慟哭曰吾無  
為差矣神農初少也學於老龍吉、死神農擁於



而前無哀於懷曰夫生之處形、必極必生而傾未  
若反其極而全其真而生不形而形不生其真隱以  
彰其道運而行今若是夫蒙何疾焉吁余嘗異之古  
人有言上聖忘情下不及情而中得之聖人動與天  
回靜與地寧不死不生死生者蹈道之紀率性之始  
不及者上禮文其外樂質其裏大欲節而中庸立小  
人反而君子至君子也下則過之中則庶几乎乃用  
情為嘔嘻巨源之先亡吳之遺民十餘代而臻其身  
身節其行孰始未患時仁人器之復無良媒得謗在  
縲予嘗衣其寒食其飢及明其非巨源由是相得而  
予未敢之尸終謂足食者晚進志薄者後合顏顏不  
相五十當貴若何倏悶而與物皆化出處之失安溫  
濕之搆患巫不斲醫不瘞不尔者巨源何然是幽無神高  
無天故前壽莊跖而後殲巨源案禮經哭友於寢門  
外予旅西土不知所哭素斬助紼時憲弗及遂託東  
人之歸者以誌銘一篇令寘于棺右詞曰

君加我以義我求子以心學不愧古人不伴今周旋  
二人久用欽、素書東來告君之止不屢而步不言  
而傷琴不破劍不懸非不能之頤無贖焉松為新壘  
為田而此數字不更於淵

妄動箴

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違其時頤道非遠  
妄動則遠道以震我、孰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卷  
合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颺颺無恒一流  
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有成性動牽於妄、亦斯  
藐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頤人心始環無端食其遊  
詞共對自殘刈殲英韓楚滅子于五者實妄不妄必  
完志由動生動以妄姦能以義勝動婦乎安晉文教  
戰一戰民悅句踐泣讐言再戰讐言空知幾不殆妄動斯  
折二國尚然况一失節

浙東觀察判廳辟記

觀聞國置觀察判官故事今之老成人則曰迹乎哉

乃本而言之厥自兵興上憂天下列郡无紀綱文章  
是用命忠臣登車為觀察使而鎮撫其民人其來亦  
三紀于茲古者所謂出連城守今則大者或數十城  
或七八城小者或四五城視其所以察其所以使乱  
不得長理不得逾猶川之有防戶之有樞其繫厚矣  
其臨高矣其下賓佐實有常任其大曰觀察判官一  
人謀以濟美佐以成能必求賢者礼而居之無則闕  
如不苟其人以矣乎浙右之疆包流山川控帶六州  
天下盛府也國之靈盈於是乎在太原王公廉察之  
七年署監察御史李公士舉為觀察官從事浙右十  
有餘年能事備乎游童光烈灼乎簡書始從韓公辨  
疑獄多釋寃因疑以得昭放紛得寧四方翕然藉甚  
于公後從王公盛德日新六州人殷姦究易容民不  
淳良吏不廉清无日無之公乘輕車日往月還割斷  
善惡明白可現六州之人為頌作歌天下名賢罕不  
咨嗟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太官連城命公來撫

吳人德美於人化變憚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嗟乎  
夫有其任無其事十有八九豈虛耳哉非其任有其  
事如公之作者百無一二焉議者視公之為位可謂  
忠於佐矣視公之斷獄可謂敏於獄矣視公之理人  
可謂達理矣諒哉有以頌連城之表賢有以見吳人  
之多幸有以知李公之攸宜哉從姪規拜命而書魏  
為公差蓋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記

李元賓文集卷第一

李元賓文集卷第二

謁夫子廟文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辭為繫執繫為奠恪  
以上桓撥之十有三祀秋七月朔脩冕帶問廟而入  
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  
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  
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  
之以事天子卿士得之以保世祿怨災不及其身四

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人神之  
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竊嘆焉斯  
嘆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其不敢然之也且  
夫禮樂決於明夫子之善道斯可以學矣鬼神瞰於  
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以敬矣孰可捨道而來學黷  
敬而乞靈乎於是再拜而起迴旋而觀章施足徽章  
一作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言七  
十之後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小子思  
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  
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  
之音拊而不知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  
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如是邪噫  
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  
代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  
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畝畝之中安有夫子之  
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夫、子生實陪臣

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乃獨夫有  
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  
在於尊於夫子之聖極欵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  
焚書文之哀也唐帝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既  
唐之德永而能安吉而更新降康下民復有烈光訖  
無間尔小子棟、棟、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哀吾丘子文

古之道窮者接輿則歌吾丘子則哭、者年老俱謝  
怨不容於歌、者声迹可晦不趨當世之機也然吾  
丘子古之窮人也哀莫至焉仲尼方遠於營丘過於  
途衣無裾冠無綏不言於人、亦不自言吐梗茹酸  
號於草莽之間涕交于頤墮而成泉薄于魏、一斷  
一聯鳥為之相鳴雲為之不飛貝者息游者感仲尼  
亦倚蓋而心惻顧門人之辨者往訊而唁之吾丘子  
徹淨言而曰太古之先有又宰者聚五行之秀氣以  
為人鍊五常之大端以為心人者所以靈於萬物者

也故生必有依心者所以履於百行者也故立必有  
從生必有依者親立必有從者君、親之間不有交  
游無所宣非其君忠無所稱非有交游無所成其身  
三者皆遂之則魯曾參衛史魚齊管夷吾皆其遂者  
予獨貧之天年復哀是故哭而哀然哭中於三殺烏  
始者志於四方希有一朝之榮為父母昆弟之懼游  
罷乃旋而父母之墳已軌今思而哭之與不養之子  
同仕於諸侯之朝君無德丘侵今思而哭之與亡國  
之臣同復忠孝之間天下不聞其臣子、耻而後交  
今思而哭之與言無所信同夫忠本孝而生信載義  
而行三者既虧而予生非生行可也泪然而沉与波  
而東、流交窮至於悲風言於黔婁柳下惠必為之  
感激言於伯陽齧缺必為之未通觀所以作哀吾丘  
子文務勗人之中庸

監察御史韓弇沒蕃文

維唐貞元三年匈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



上將往殫於邊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載筆而  
隨焉我上將伏九廟之信而首盟其間以戎人心為  
心戎乘我不虞而昧受作詭謀我計無素成而姦  
以宿萌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為之擒矣嗚呼有  
倘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  
韓君是以為之虜天其或者將用警我非福我也韓  
君之為擒其命欵五年於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後  
還期謂之死豈復還期往、湮沉或曰死矣怒如：

是切傷歎者之心絕國浩：窮西極濱疆胡居之大  
視猶、流沙無波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塞鴻不賓秦  
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虜鬼生者虜臣哀夫韓君生  
死窮幸鬼能靈人能語君生其所死其所今兩寂然  
必由中阻君所奉役咫尺一作西道白珪之貺唾掌可  
保激魯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即于事不能書奇從  
軍之籌君固職之可疑不疑固用陷危群羌繫髮生  
刃我師倉卒闇習血殷朔陸寔死者悲非生一作擒之悲

夾谷之會不問仲尼秦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  
烈、飄野望君申予亦憊古棟字又來者已乎一魂時  
也命也

### 涇州王將軍文

有涇人告我曰虜侵涇州去城六十里涇軍陷圍固  
無藩籬脫無走飛有王將軍雖實涇師別成而來奮  
少擊衆提急赴危身先其兵、後其私張旗為風伐  
鼓為雷風雷之威壯哉鼓旗全涇軍如雲迴破虜陣

如山開然後創痛還奔戎醜殘催將軍猶殺敵不窮  
駭怒疾馳遂後於沙埃吁少卿生降蘇武老歸實憲  
出師曷如將軍之亡哉主上聞之贈官汾州賞則厚  
矣我竊悲焉悲賞出死後用失主前天下之有用不  
得聞故多敗後上之執賞死而加之利為空名繇是  
將軍之倫何嘗勸焉涇州之師何嘗保哉苟聖人用  
人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僨屍涇  
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昔兵微用早以至於是焉於

戲傷哉

周穆王八駿圖序

予嘗聞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凌超騰  
彪虎文螭之流並馬名也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  
飛黃騶梟白兔之屬也視矯首則若排雲視舉足則  
若乘雲有待御之狀有矜辟之姿若日月之行不足  
照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然寤、然若言其真也  
寔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符一作扶其鬼軼者如仙  
御者如夢將變化何別哉世說周穆王駕八駿日會  
西王母於瑤池從群仙而游崑崙山海經云崑崙山去  
中國三萬里乃非虛說也而不知其所從得之厥神  
是生為之用歟何古無其匹歟圖之首有褚公遂良  
題云秦漢傳之降于梁隋我皇唐不泯厥跡卓尔昭  
然竒哉信乎苟今考之知古則人大笑矣求之于時  
則曠世矣繇是知物有同者不必良矣有異者不必  
否矣或慮觀之者昧故乃為序以表焉

說新雨

雨不戾止，距冬迄春，下土嗷々，怨歸青旻。天視能審，哀民之甚，民號上訴，憂穀不稔。天初不言，民益填下。歲四月中，旱疾熾々，飛土奪日，游氛溢空。或車或徒，心務不同，為害痛者，不惟在農。居無幾，何天乃憑怒，察民無隱，下洗其訴。陰祗告露，陽曜當指，騰龍汨浪，其窳初吾，排六合而上飛，例百川而下注，懸流浩々，靈怪相刺，迅雷竊發，虹電交飛，聲驍駟軸，子懾日月，惠於魯而亟，止焚溢於河，而夸父不廢。雨始末作，大人貶食，乃雨既垂，謂君何力。君茲事帝，報之德而既油，兆民不識。大田芸々，溉渠脉分，閔中之人，負鍾成雲，伊農趨時，如頂伐秦。天澤汪濊，與人仁穆。天子綴旒，高視旱天。方霽王國，如倚南山。峩峩橫碧千里，八元挺丘相与，而議者湯之早克之水。一則九年一則七祀，力何不戮，禱何不至。浮天去地，罔不畏死。今純陽微升，膏澤洪被，於我后於德與克。

湯百倍新可知矣時有不肖泣玉於象魏之下而竊  
聞之敢不誌爾

友難

友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  
不可已矣絕壑萬丈鏗一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為陰  
碧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歛焉良風夫物以類  
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契不祕可久之契先古稱  
制言求於斯不可易之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距地  
首規天大朴摧頹六情入焉一予一奪喪其自然積  
有億年人增險艱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末流濺  
濺潰我素源無清流弃況逐浮詐色自伐偽心相求  
睢眦竭歡未競成讐一日銷落速於凜秋朝榮無遺  
俗態宣留獨見神岳寒柏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千  
斗牛下睨群植匪堪与伴何者為交窮遠不偷樂而  
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由破產作惠不相  
為酬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鄉

千里之哭令人則無石文解傳於齊相智螢真慙於  
賈夫賈夫信微其可及乎知我則有何微之拘古人  
奉文都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隱惻就辱激昂  
自擊及夫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忍可追赤心乃携  
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交友之難兮以制苟合念  
深咆哮子常戒之不安語交矧今之人兮寔蒙虺蜥  
是故獨處兮而悲蟪蛄若歿者可振予願言与鄰驂  
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友其義仁者師其仁其  
不善欤何滯於斯憂幸

### 東還賦

我思西來兮猶前日之未賒歲迴復兮倏歷五稔如  
一息欤咄嗟我道甚真兮志甚迂若步景之無所涉  
川之無涯今雖非乎乘車而輟除道亦廢乎執笏而  
還家我之家兮逼江湄而臨海澨其地則古有吳王  
之夫差十代之風兮但傳乎稽古數畝之宅兮不樹  
乎桑麻親之慈兮兄之友與予之弟悖常澣衣而菲

食吾安得以夫役。此還之為華乃命僕以詰朝而  
必上道問何有則曰始來之寶力經筭其外則毫末  
而無加於是乃出國門而東鶩乃賦其言曰東還兮  
直書吾意而罔差風蒼茫兮候入八月灞上之日西  
南斜城中之人或持酒肉以送我覩夫車馳馬顛兮  
無非別者之為邪謀是酒不飲兮肉不御咸回。兮  
一泣而歎苟天下之人兮離合之若此矧吾高堂為  
念之謂何乃三肅而而行順彼長道忘自東南之相

題

苦雨賦

帝何為乎何謫歲何為乎何祥水何為乎競大陰何  
為乎乘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  
則反矣所為合德者變化合其序所為合明者進退  
合其常今則反矣夫君德行乎下天德行乎上行乎  
上者下合行乎下者上讓今世則反矣謂之合德則  
非應謂之合明則迷嚮豈大人之德有時而不合天

地之德有時而用妄堯之代九州淪胥湯之代天下  
焚如彼二者帝矣乎矣其所有不合者乎蓋所以  
天道遠人道迥不可以知約不可以知窮已乎客曰  
非也夫堯之德合天以仁而天合亦以仁夫湯之德  
合天以時而天合亦以時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湯曰伊尹相湯伐桀非自堯所以為帝湯所以為王  
其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矣子誣聖人吾不  
取矣由是堯之水堯民不悲湯之旱湯民不飢故誌  
曰聖人在上電不為災其是之謂乎子何陋矣曰噫  
吾聞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人君之知也又聞一夫  
不獲其所則曰時予之辜人君之仁也今淫雨弥月  
莫覩天符雨陰氣也陰疑於陽必戰其水乎其兵乎  
下民有不獲者乎予豈若商之患利農之憂苗而已  
乎誠有已念也夫堯之水而人不悲者禹舜稷契之  
在朝也夫之湯之旱而民不飢者伊尹仲虺之為臣  
也是雖八年之水賢乎三季七年之旱賢乎二世所



謂有德者災非其青無德者吾見其無災而為害也  
故神降于莘虢之災哉熒惑守心宋之祥也二國者  
厥猶然也堯湯之德孰曰不動天地乎

### 授衣賦

窮秋之月寒露既降陽精既衰陰氣初壯川流清迴  
天宇寥曠觸物易悲幽懷誰狀於是玄鳥已逝白駒  
迅奔枯木盡落愁雲正昏於是輕裘公子長纓王孫  
隕如雨之涕驚雜憂之竟絕珠筵之盛夏想冰紈之  
微溫匪一腋之克成償千金而靡論則有征人之戍  
游客遠道蕭條萬里葉下如掃展轉百年志何能保  
織絺未襪華髮先老責顏光之不駐嘆涼吹之云早  
繫帛書於勁鬪秣戰馬於征草蘭閨少婦瑤琴徐繫  
散涼風於幽幙流皓月於遙夕生不工於机杼意頗  
妙於刀尺忘其圍帶付以疇昔青泥密紅牋淚滴庶  
因夢寐遂達行役則有如賢非賢烈心恨然茹菜郊  
墟被褐不全方覩飛礫振野游氛翳天海上斷鴈林

間獨蟬使我躑躅不進捫心自憐忽偶翰林大夫楊  
眉奮鬚叱僕問曰幾年業儒衣不完縷體無肌膚豈  
不為連蹇雌伏遭迴守株今欲邀之以同袍策之以  
並驅審將烏如僕謂曰道之未行節曷可渝請俟天  
命汝無我虞

李元賓文集卷第二

李元賓文集卷第三

與處州李使君書

觀在朝無近屬當路無至親藉父兄之餘慶篤信義  
以立志雲雨未奉其節矜固才命非厚欲彊不能哀  
鳴吳坂之側翹思魏闕之下自絕絃知音遂稀今之  
王公巨大未其人肅其衛見貴要子弟則前席見貧  
約等輩則不容曳裾何嘗覺非相效為善且士有才  
與藝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終弃之矣觀嘗言向同道

勉而速行昨日遂有白衣少年掉臂而往連牆數子  
祖離於吳閭門外忽見巨舫齊軸危旌卷旒橫於古  
河周以翠幕因詢路人曰處州使君移病屆此曾歷  
京尹瑯琊大夫觀曩固聞矣乃屏息而走退還陋居  
寫誠於紙持以上謁伏惟十叔使君覽之十叔典縉  
雲之日美聲溢海內嘉話滿人口開閣延士如水赴  
壑財無積實賓至如歸時觀寓於浙右即欲馳造反  
覆而念薄言介懷何者十叔之門芝蘭競茂後臭味  
恐不蒙植是一也又以十叔之客諛媚而進觀為性  
愚訐慮有詭勝之禍是二也又慮十叔所重以植勢  
所受以論囑脫若輶軒祈益得損是三也又畏十叔  
重扉羅戟而不獲俯仰取人以貌而不遭溝遇是四  
也故躊躇而止却入圭竇尋聞表以辭疾詔以養閑  
觀慙失其計慷慨內責初謂駑足既劣龍步難追若  
何跋路之偶霄漢觸目深冀榮及於弱植渥流於本  
根則照乘之末輝九重之浸潤十叔岩廊英幹府藏

珍器孤秀不雜增瀾無涯常披腹心不隱胸臆道之  
偶之人咸附之觀名雖未彰日捧慰願被洒掃不知  
曷如闕見天下弊事尤要剛革以十叔令望方宜擅  
之豈可逡巡也世間嗤彼曠職不知是行也將何所  
之詣朝廷乎游山水乎朝廷正納諫山水不足樂十  
叔早覲皇上無茲淹滯執政渴賢不交勤以觀久負  
百丈氣表五車筆鋒而困於艱窶不克奮發坐被愁  
役動為病侵勞生未安壯歲能幾每藿食不飽窮居  
若醒不知蒼々大可階而問十叔異日得用鴻恩庇  
之斐然成章以代木訥庶降憐惠許無戰惶觀再拜

貼睦州糾曹王仲連書

觀羈旅之人也運會未合汲々不暇無由謁王公令  
望瞻仰已久公之政理自以何如枉直之間孰可苟  
且觀非在位敢有所論々至是非仰由執事願傾耳  
目非君而誰錄朝廷憲章懸之柱史一郡網自非君  
而誰錄事叅軍者所以兼弱攻昧奉上肅下衆司之

重器外劇之利權揣量得失操舉疑滯使閭闔息其訟封略播其美一曹一局淒然涼風無小無大煦若春景事均勞逸人絨怨讟則齧肥乘駿不有覲揣摩作誠此作者之展用也孰可俯同散吏屈比庸材上官之政不能佐下寮之事不能達令願言者吞舌欲視者俛眉立貽伊戚坐受流議竊所惡之且公之明幹少與為忤威亦震矣要且竒迹尚隱芳聲未聞不度踈頑遙托机牘萬一相統終無恨焉前此邑貳未利見多年遠客非累削官公豈不悉微祿未畢沉疴殆絕公豈不知此生真木人石心得及今日測聞州將撫之甚厚言與津致事猶陵且觀與朱生胡越之間耳但念同類非私用字猶祁奚為言朱傅代訟以彼方此今猶昔也且朱生有三寸之喙近百中之乎文必盡節義能捐軀才各之人多與為友嘗見此身見說區、慕公、之盡書編次盈握動息寤寐著之矜懷仍謂觀曰王公竒士豈不憐哉因覽公翰墨測公

淺深公眷朱宣不親密未審執事竟將如何嗚呼噓  
嘻此生抱屈心破積憂頭白泣盡垂血慟餘失声意  
不可盡之於文言不可窮之於筆如觀之拙何能具  
陳且公位當其要刃有餘地不察舉冤塞周瞻困窮  
使移理就人植德歸己此亦公之所職誰曰不然嗟  
乎忍遣一人龍鍾無護落到死而素食之輩怡々自  
安觀輒為拊髀長嘆且於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  
有拙利害納公可否朱生漸弊願公早圖之觀兼有  
拙書致放專城論朱生之事便投公狂簡驚遽啟言  
不畢志々示可見何能尽言々雖不嘉慎勿貽辱觀  
再拜

與吏部奚員外書

觀天授之器而不受之辯是以每拜於前若不能言  
及還旅居嘗懷所慢而欲點已懼未之知故中其患  
淺望加省覽觀之心与天下之人心異其所務亦異  
觀小子方讀書學古受嚴師心訓屬文勵志立可久

之譽年二十六七之側始合遊人間求隨武子郭林宗之儔以為行媒豈畏鳴不驚人舉不戾天者乎今天下人則不然哉學止膏受或文得泛濫有崔盧之姓親戚有酒肉之費結往還依倚而得之罷便己是與人之異也又言所務亦異者如觀之務非為己也有親而貧肯養不充橋處江介無素基業所以異顧連遂薄名寸祿以給晨夕之膳也而今之人所慕未必為貧若孝行但欲身上有片光耳是所務亦異也十文試凝意察之其事豈不然也觀之舅與十文日與相善古人之分也始命觀曰吾有故人某光大威重人之傑者必能倜儻成爾况尔我之生觀虔拜舅之言比伏下風知非不深也禮非不厚也倜儻之分未知有得不以觀形甚么麼文不穎脫恐言之為有累耳近者竊審高意愈見其志也何者十文賞嘗人文與觀之文同所賞嘗人之情與觀之情同而觀獨務刻鶴之末希有因驥之力亦何異弋者守空



置路喜遺契哉噫吁哉是命也歟時也歟文也歟如  
三者必有一未泰不尔豈知者不言者不知乎今  
甚痛者莫若羈旅曷有帝城之下薪如桂米如瓊僕  
人不長三四尺儻瘦驢以求食有時不食人畜問曰  
曠黑未還則令憂駭一日不為則便失食第五倫靈  
臺中靈輒翳桑下不甚觀寄國子監時又聞舉子其  
艱苦憔悴者雖有鏗鞳其才不知齧齧肥躍駿足當典  
者雖無所長得之必駛觀是以益憂之加復入此月  
夏州盡綠朔風之情起白華之戀切無衣之累嘆偏  
在遙夕倚廬之永念頻入愁夢乃既明發氣淚嗚咽  
——得不暢然視之而思高觀於營之子夫營之  
之子  
間將何望焉昨者有放歌  
行一篇擬動李令公徵數金之息不知宰相貴盛出  
處有節掃門之事不可復跡俛仰吟惋未知見由避  
逅不動亦虛弃也今去舉已促甚自激發其有未知  
已者大可畏也俾未知之未聞非一文誰哉鳥飛九

萬一日未易科耳觀長跪聽命

與右司趙員外書

羊舌大夫謂驥明曰子不言吾幾夫子矣仲尼又云  
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行不知士不得不言、不得不  
文然言之不失行之能遠在員外也在不佞至於心  
與時事固不可不奉達員外亦當一、詳息無脫略  
也觀東人之後十歲讀書十六能文不止能文亦有  
心及茲弱冠頗覽古今輒不自量謂以可取天下

之名遂以太歲三月賓來咸陽一之日舍逆旅主人  
仰見帝居隻闕入文頌身仿佯若遊塵正于五岳之  
高二之日持無似之文于有名之者數公望其利目  
以鑒真作致身之推輪客去門掩然以寂寥無言三  
之日飛廉始春、官解褐試士衿司存觀亦捧手蹠  
足而渥其不群於伍四之日灼有明文曰我來不渝  
尔則懷珉既如是矣則有故舊者置酒一盞而歡飲  
之以得失相安然常人有情亦不免悵焉由是天球

減價而喪色鎔錙不寶而奪銳減價者却委以櫝中  
不寶者未倚於天外互聞員外好人有奇者故緘二  
物以代謁斯二物者非好奇君子則不足以為託然  
猶慮其未甚悅故復重述且今之人學文一變訛俗  
始於宋員外而下及嚴祕書皇甫拾遺世人不以爲  
經呀呷盛稱可嘆乎然世人之庸而擬請於數公其  
猶人與牛馬也以觀視數公則皆師延之餘音况能  
愛世人之蠅蚊乎夫能以之文言於世人得非會群  
聾而鼓五音曷知其由未哉方今座主五百年之間  
出者觀三千里之賤士耳座主有至公而觀無聞焉  
非觀獨耻之而員外耻之何者使誠無可聞而至有  
聞欲速之過也使有可聞蔽賢之過也員外必澄神  
洗机而鏡其是非無僮欲速與蔽賢二者之理謹留  
短書於宅并詩三十首尋拜高風以聆員外之玉音  
觀幸甚

與膳部陳員外書

文之難言也。夕矣，是使為文者紛綸無人察其否臧。烏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遂令怨咨之音作，苟且之道開。荆璆無價，珉珞有輝。仰惟執事坐而相之，得不然而乎。當今朝廷洪雅尚文，以文化人。四方翕然聽命於有司。有司於是乃以祠賦瑣能而軌度之，聲稱叢闡而塞擷之。謬矣哉！夫在茲乎，原天先作之立軌度者，懼常才之不及也。非罪其過也。仰亦有良材茂器，或所不遺也。博聲稱者，有司之之公也。亦至私也。且聲稱之始，十九黨與已乃惑之。識不自勝，襲私載公，是至私也。設有二人乘語未終而雜觀曰：軌度以考其能，違之者子何病？聲稱所以尋其實也。無之者子何病？則曰：俞哉！非願去軌度，塞聲稱二者誠仕進之嚮也。蓋欲有司之留視於軌度之外者，綏德於聲稱之遺者，勿以人之好惡奪己之精理也。何者？慮良治之巧無消冰之術，鑊錙之銳無補履之用。而因投弃為代所笑耳。是說也得。不近之哉！實所未言於人常用。

邛之執事耳觀長於江湖之鄉學於仁義之書微有志義仍近直方不苟與人亟於自求從學兩年屬焉人未之聞名未之成進取無嘉謨環向多窮愁視形如陋視文如愚憤之用勞罔之攸安欲如之何執事文章之儲文詞之師扶微削訛可以厚名殫鑒靜哀可以辨文觀也於烏捧卷如歸言莫卒微不知悚兢觀再拜

上陸相公書

觀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賢門下其為幸也  
不敢忘也今者東還拜親即不得以起居執事者將  
何以申大賢小人邈矣之間乃致其悽悽戀戀之身  
心也於是乃屏窮處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辭謁之書  
其一所以發揚狂愚昭宣緝熙其三所以遇知託分  
原始要終胡敢空言濫說以譖左右或傳曰言身之  
文也在乎身非言不見也言為善召應幾有遠近也  
伏惟內之觀於相國門人也相國於觀師道也門人

得請於師道師道得詞於門人古之典也是仲尼門  
入七十子之徒皎々如也申々如也觀誠至愚不能  
庸敏然頗常思古今治亂邪家大體生民之難君臣  
之際以為意也豈徒焦氣力勞形神潤飾言詞以自  
賢且相國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繇  
是越石父不言齊相曷繇加命韓信不言滕公曷繇  
于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內之也觀幼養于親長敬  
于家非良朋善友寔明寔昌之道也然天之與識蓋  
忝文翰先生之書其見有圖功植節周旋忠毅信  
死生患難之門或翱翔侗儻鴻名烈行不  
心願之其餘深言微文則萬未知一家貧無以自成  
性不樂他能灼如也不得已乃拜親而來無一金  
之資五尺之童莫与合者飄無處所鬱乎而懷浩乎  
而思是亦多為風聞所訕不聞雷同所稱時之來也  
而獲遇相公之權衡文場博哉其度堅哉其口不以  
譽就不以毀搖既事之時亦盡一時之良矣而觀時

為推擇起離曖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時而思也無異起白骨出黃泉之惠不純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罷也即思歸還供養庭闈俛仰淹留復以逾時乃應選科不自計量幸去衣褐為吏于公益用感遇之無窮也而貴益重賤益輕故無易由言也莫開說也此者數与其得造左右而溫顏而愉匪久論議意者以其為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月以思之時以疑之不自己也當其進時既不以言而以言者所謂千議也當其退時既不以問而以問者所以犯貴也不懼二者之為尤上無一言之可談如此則下之思慮塞以上之聞見褊矣觀於左右悠矣古有詢于芻蕘有不耻下問經垂厥文不亦懿乎今者將有所陳幾贊謀猷先陳為容儻蒙降鑒觀惶怖幸甚幸甚現聞惟濇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机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是故能若天之時迪地之利輯人之和以平天下

以育群生以禋祀天地宗廟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印生民庶物哀樂零茂無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務者功作云為開利除害無非務也夫言不疾而速者君之號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澤也苟德澤加信號令也利開而害除民一悅而物遂則天下有凡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凡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臻也誠在理運遭明主明王遭賢臣，，舉善人而官之乃能今相國既輔睿主持政廟堂當仁天下之樞轄賢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序進而久升也董仲舒雖未久不害為輔佐繇是相國立身已來不二十年踐乎諸生興乎三公鼓動天地鉤深含靈茂實歲稔榮聲洋溢黎民之詩曰大臨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一人曰命仲山甫之倚歆觀謂相國之謂與相國何以承之哉功惟三年于茲天下亦莫大不治民亦無大不妨陰陽亦無大不和而議能竊不能云曾不討其本



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居內設公卿士大夫  
理內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內之官各得其理今  
議者則不然觀職之卑則曰宰相聞一郡之災則曰  
宰相聽一民之咨則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虺巫咸不  
能無過也然議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難求也  
執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則非也夫天下  
之人不可盡勝執事者耳目之至也當在用人而理  
也用人而亂也故昔漢用張敞召韓信文翁則理也  
用東廣則亂也然則有刺史案其治亂隨而陟降  
三代已還有考績之典今則闕然無取州都者或連  
歲而未逾紀而夫惡不加勸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  
立和氣為仁沴氣為災人傷憂苦則和氣不興沴氣  
升至虧損陰陽結積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  
人不修一境罹災十分不修十境罹災修者寡不修  
者眾則沴氣多和氣寡凡天下几十境而不溥邪近  
者天下往々水災是其倣也今或不能率復三代与

漢舊典何不選舉公良分郡案察邦伯牧長貴其親  
臨及其風俗以勸以懲又漢朝每策舉髦俊賢良之  
士吏事咸通儒書問以治亂求以災祥處之民上試  
之臧否國家曠之殆殊急賢吁黔首之上必有欺吏  
白屋之間必有純人不用務矣以成天下之人必共  
而安天下之務必共而成之任有作職是謂不即忌  
而不求是為害賢宰相職也在明端二昨者盧賈二  
公同升台昂天下調賢相公薦賢英不欣々偉乎稷  
契暨乎十臣且出自門下永懷謹誼惶怖幸甚々  
竊惟前後相府多相繼踵咸遺要道罔思經綸前化  
蕭何後法曹參何多悞也天下之政只緣其乎又漢  
有何武薛宣為相時訊其煩碎無天體不稱賢公文  
申屠嘉傳曰嘉死後皆以列侯繼踵齧々廉謹為丞  
相備員而不能明發功名宣帝時上日親萬机考覈  
名實而魏邴之徒總衆職以稱上心陳平對高祖曰  
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

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職前史載之必謂是相國常  
所意邪視今入君循理有類漢宣而相公亦宜舉魏  
邴之長班固曰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魏邴  
有声是時點陟有序公卿稱位禮讓樂行觀樂覽漢  
宣之代二賢之制故以言於執者竊惟朝廷用大人  
若木尺之艱虞已來百司不綱事或流末官備職虛  
多不屬已有能倍於官有用寡於職有亟見於餘有  
久不得遷夫用不及職則職廢官減於能則能怨亟  
除長蹕競以不遷者傷偏頗則陳侯使卿大夫各任  
其職或不然也或聞天后故事百官去位轉相攀  
稽代人用莫有苟知遠開元際多有賢良皆曩之遺  
舉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或  
有謂相國曰時之無人也此甚不可聽也誠用之未  
當令驥捕鼠則何由得也以劍補履則無由尅也責  
燕雀以六翮之用則何由致也川之當用物且靡遺  
况天下之士行道甚難也逢時不易也行道甚難也

而天下士之不以此時遇相國而相國不以此時得天下之士則千秋不可復期嘉會不可再來盛德不可久將故昔人曰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明其士無時而特達也猶馬無時無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愆之也雖之大略在官人其次偃兵語曰天下安注意於相今四海八方注意於相國之時故不敢以兵問大人君子也小生伏辭無加拜跪今則無端陳利說害相國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畢也公為狂愚厥惟闕也以為庶几厥惟詳也有以容德乃斯之謂也感愆于門出涕屏營觀惶越再拜

上賈僕射書

觀江東一布衣耳客遊長安五年以文藝求容而無時達之操籍甚之名固不當以干王侯大人言天下之事也然竊聞閣下光大含弘博采兼覽墮然嗚乎焯鑠金古言仁義則天下莫不宗之道權謀則天下莫不先之若禮智忠信 易簡之德天下莫不稱

焉誠哉閣下生人之傑者也若閣下憂國忘家安人  
君弘道遺物與時不爭則天下一人而已誠哉閣下  
戴名負盛德者也然閣下于藩之事則既聞矣未朝  
之事則如何哉陳何利宜以補天下進何計謀以光  
朝廷閣下此來其有意乎不然何人望之不淺也今  
天下不為不安矣朝廷不為不盛矣君臣不為不和  
矣運命不為不樂矣是知將諫者難以說將計者難  
以詞自非方伯元戾及三公純仁碩德之臣從容對  
駁終朝移時則何能發其深慮規其長圖於人君哉  
今天下所務所勞所費者在邊在兵在食也為憂為  
患也弗可費慮思之於危則無所及已如謀始固終  
斯為時也且夫守邊要在乎兵所養兵要在乎財所  
以生財要在乎民所以養民要在乎政則政為民之  
命民為財之資財為兵之府兵為邊之守其相籍  
如此之大也其可忽邪閣下之至以來亦常與人君  
語及此乎不可不思也何者以閣下方鎮大臣八觀

子王上下勤望思有所助也今則罔聞即以已乎伏  
惟閣下慮之且今軍食重務安危至道君臣計謀天  
下惟命惟居大官享大祿之臣所得共之也閣下豈  
不謀哉夫貧賤固陋之士尚日夜齎咨思有所計則  
閣下去就豈容易哉今氏寧東方屬在閣下朝廷去  
就則已明矣伏惟閣下必有所計而後已也孰敢不  
幸甚觀方欲進謁旌麾申露心款厥路無由日懼未  
察輒先以短書藉以為便若有可嘉庶垂引遇企踵  
窮居伏俟還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觀亂違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  
心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于此  
或游于南狄夏道遙途極還東不增舊文不加新將  
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踈執事方擅名  
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疑議無間言  
斯乃前漢賈誼上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

天下竊之哉然觀常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近之人以觀為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易乎誠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己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為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弘禮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後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鴻健宏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執事道守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為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益以慕舉尔所知遺其反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貞其崔子為文如適所陳為行則磊落不常俱非苟取是之人也持惟哲匠執而匠之引而途之未若觀之愚也嘗示處分維摩語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上或可觀

李元賓文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元賓文集卷第四

安邊書上宰相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為五常而中華之人得  
離四氣為四方蠻夷胡貉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  
宅中四氣偏而為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物之智  
玄黃真成之心者乎故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  
而外之二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記薄  
伐之師殆繇鴻氈一作之風未甚流冲漠之澤未甚醜

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  
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為心秦人周知天命連兵誓  
至於逆三靈培生人元；蚩塘魁傑駿奔始圖備胡  
之術卒履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  
之殷負材之雄隘函夏鮮黎庶將乳窮荒而寓不鄰  
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而功患相傳訾詘慮  
殫兵老疊仍子時乃交和親之間還奔命之勤然已  
天下懸磬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舡權酤六畜之租  
與危矣哉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何苦是乎矧乃乘秋  
之虜常存託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維  
皇唐操璿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  
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蜚馳之倫莫不被仁獨犬  
戎跳梁猶我右陸儒之策曰和親武之議曰宿兵和  
親則易携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  
方八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羸可郭太宗玄宗  
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利故

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虧折衝之資椎藪無  
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吟且周曰獫狁秦  
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貳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  
吐蕃則正居庚方沙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  
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遠之觀今不能制也知  
矣斥之則可且一作橫戎所嚮不廣千里扼盜之衝不  
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使賁制自得專權自得縱  
夫兵有專制則力將無分權則成功若是則陰山可  
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而不安焉今聖人朝在  
明堂晚出法宮左右進一作倭退一作為得知安邊之事哉雖  
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為懷遑復思崇久之原哉且  
國家日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然如懼不周而  
忿生然寒卒飢徒終日有之愚竊恐戎無却年矣邊  
無安期矣財無尺朝矣何者今國家一乖控戎累所  
暴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  
後先寇之來則弃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

此所謂戎無却年矣夫戰陣多則將勢離攻守多則將不支以其勝不得尽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遠罷而寇窺民未居而囚拘穹弓者却行蒙甲者退趨此所為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之師此所謂財有尽期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却也不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取以近言之則開元朝款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方言之則漢鼂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與結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光國之奏是也則兵不得虞無功虜不得候相膠國不得殫不民胡不得用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嬪實國家思往年之績垂不臣之如然聞蒸報且數貪恠無悔一作而主上年必遣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

代胡之誼難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  
之俗不可以歲辱天命天子之臣使作不可以日臨  
寧序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伴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  
穆之然而觀諸侯愚敢以弃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  
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思有羈縻之文不曠國家曠  
兵於茲河命作於斯者皆岩廊之亟宸旒之震而屑  
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徑庶陪公車敢諫之倫俾  
妾輅輪質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觀再拜

道士劉宏山院壁記

新定劉法師大漢之遐裔也老氏間氣性識冲厚體  
貌魁岍弱齡味道雄節邁古淮海勝景無不繇歷內  
蘊太素天机不淺積學所運也可與董奉抵掌葛洪  
拍肩先生以至德三載束身剃度配住茲觀歸然端  
居烟霞排空松桂滿日抗出塵之想秉超世之操無  
何大曆之初綠林狂寇作禍斯邑居人萬戶冰裂九  
解曝骸骨於郊野注膏血於丘壑桃源化為戰地羽

客倏以蓬轉先生乃披霓裳丹記將造南岳途經鄱  
陽先相國第五琦時左遷鄱陽守其人廊廟之柱石  
帝王之股肱波澄萬頃壁立千山先生以是植杖以  
請謁一見而歛衽再見而倒屣忘言相契率意遇合  
于時先生跡播南楚聲動人群故江西連能路嗣恭  
其人寥廓之勁駟銛鋼之利器忠信亞前史文武表  
前代雖受羊不永可與三傑並鶩復雅重黃白尊宗  
靈無始聞先生望風委質先許以簡禮後聘以車象  
服門人之禮約方外之友如是未幾路公歸朝先生  
汎若不繫亦厭凡境大曆十三年旋此舊跡未盈數  
歲陵谷殊狀親戚耆宿淪喪略盡所上堂宇荆棘生  
烏闐其儀像埃塵磨滅寒葉墜於灌木山鬼聚於業  
薄先生頓足而一顧攬涕而與歎惜馳鶩於過隙念  
往事於餘燼乃假初閭丁壯戮力芟翦枚筮顏址掃  
除崩榛構長廡以椽添飾危殿以頽素激引玄音招  
携道流先生乃於其觀西南獨立高堂智者與議良

上操斤馮山建基鑿石開戶墾硤确以植靈艸撥崢  
嶸以對脩竹苔駭行徑風吟步靈岩生夏雲林散秋  
色先生方據梧清嘯煮茗留客且我所貴者隱者  
道以隱而含耀隱以道而無悶玩是幽處得非仙  
府不必瀛洲方丈乃為絕境先生自然以得真衣直  
以養生蕭洒無事机括淡無戚容高談能離堅放意  
能了空噫嘻老莊之微言先生決之如扣鍾人間榮  
位与多財先生視之如浮雲是以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屈或所与過者其維縱古之士遁俗之人在乎  
昔玄宗之有天下得道之統重五十載億庶輟睦四  
夷亦寧自後多故皇帝旰食一教稍弭兵府競趨深  
慮是法不可振茲二教者三界之根柢群生之所露  
使正夫取舍亦有損益用之於上其可廢乎竊悲大  
塊勞我以声色要我以名利未果握先生之手登先  
生之堂然不死之術願与共臨壁抽思以旌善人

某年月日記

與房武支使書

支使職佐方而公才絕倫其分所部來督屬郡必以  
舊二千石將去新服肱守未至而應慮編黎失業欺  
吏得伺便是以中司據案較食賈支使餘勇俾威之  
德之支使下車人之以安奸心歆萌者若烈風卷危  
葉悖獨無告者譬枯輒沃膏而闔境不擾殆將晏如  
問公之秩則屈於馮卽觀公之政則優於杜母然儻  
翼一舉誰能料其高下哉觀靜居養晦束髮初冠累  
受罷薦不隨計偕直以無親於叔右寡譽於鄉曲陸  
行闕徒御長邁匱資用每西顧而笑知難入身徘徊  
歛固自酸念嘗聞古聖欲濟物欲達先達人下和再  
則足而不太欲齊物也禽息一碎首而不惜思達人  
也側見昨者此州舉人陳昌言朱公薦戴察並以才  
獲送而不果往或以親老而惜養或以家貧而莫進  
相會而議不知所安群吟動風聚泣成沼况秋節轉  
屬羈心益雄恨天下丈夫不可投刺碌々之類雖投



奚為惟公秉干將之利挺荆楚之秀方鈞名之日亢  
得路之地現輒欲逐君子之美張小人之謀其陳昌  
言等人執事誠肯徹重味於膳夫抽月俸於公府實  
數子之囊備二京之糧則公之德声日播千里魯衛  
之客爭趨其門亦可謂委能於聖朝豈止殺身而已  
矣言用与不用公其度之不然則言之於有司取我  
王稅量其豐者贍其所湏亦足明非常人有非常事  
將白於連帥固亦惟命相時而制文亦惟命昔漢武  
帝詔郡國貢士縣次給食此明天子也仲灌夫好礼  
敬賤士推拔下輩此賢大夫也公能收納任懇則善  
不可加問之數子乃釋鹽車之患也公若輕財惜施  
輕士不恤使覲之言如水投石則行垂涕唯々而退  
言公輕財惜施者若公府之積粟腐貫朽曾不賑穷  
貸之而多為曲贖小吏狗鼠荐蠹鮮不十百豈不輕  
財惜施歟又言輕士不恤者則陳朱戴者銳力訶朝  
腹歎翅折不能達颺而執事高視蔑有救心豈非輕

士不恤欵且公波瀾在裏深淺未卜先設以與奪顧  
筌否臧嗟夫當春正值桃李卒歲然後驗松柏公留  
意而圖之規攝枉而長跪

上杭州房使君書

現白衣之王臣也育於天人間二十年矣瞻薄不敢  
以于大人頭方不不足以扇知己以此而食誠愧之  
批而聞使君德宏列郡名截區宇翕歸人望轟動朝  
聽灌注我玄造昭蘇我蒼生實宜居中作舟匡上調  
鼎千乘之任未周其用君子之議以為屈焉現稟疎  
狷之性執廓大之志而不能與群俗爭狎獨危尔樵  
悴固事亦無可談然渠所論不過物之貴賤利之豐  
省相斥二拙相旌是非乃令慷慨之人有霸王之略  
而不得語反見疵瑕耳常以天下如使君者未之如  
現者不少聊且收淨於衽束臂置胸庶哉於鷗鷺不  
遺歌龍蛇也使君令問熙洽穆如清風家鍾其祚天  
契之扶人莫得而涯之窺窺使君善美双著其善也

在乎制事中度立政有要吏不慢局獄無撓刑斬前  
守之苛弊若畜夫之太艸能於是民誦之曰雖有飢  
饉必偶豐年大盜既去我公來臻斯使君之善也其  
美也在乎惟量汪洋神机貞明蓄山之震洞人之情  
鑒有所臨細無遁形而藻之振其音鏗々斯使君之  
美也使君頃在幕府及繞苗後事禦卒競功疲民患  
和敏見洽聞高謝朋伍不然者何得奮於戎佐而一  
舉趾跨上二千石欬吁海內同軌四方萬餘里函使  
君之境誰獲小康非使君之民罕霑大賚郊邑騷屑  
人胡疇依豈不為歲時荐之以水旱官長墜之於塗  
炭觀甚不佞猶知痛之雄飛丈夫豈止太息傳云自  
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患今主上非不聖但輔相有闕  
也以現庸意儻擬使君於廊廟則中人以上不為非  
中人以下遠惡矣今特遣處民之上利身而不利國  
在朝之右諛媚不直緣邊之寇蜂起為蟹賊覘誠守  
貧窶無下式禪國之利身復多病無終軍繫虜之力

但怒發撫髀氣如騰雲苟未獲謀何命之劇終固當  
曳履諫天子借劍趨相門  
盡養民治國之計逐倚法  
尸祚之吏使衛青重揖容  
孔丘畏後生使君展轉覽  
此書現非寓言也現將適  
于越途徑貴州無何遇疾  
不獲俯謁迫以月尽于紀  
道賒具程衣衾素單糗糒  
條罄惟有塵鏡委匣章編  
在囊滄洲目前風水相駭  
默々長顧使堪酸心艱勤  
於下邑悽斷於易水使君  
知否知太念茲在茲蒼黃  
寫言競懼待命有觸忌諱  
願開舍弘月日觀再拜

与睦州獨孤使君書論利見

觀潔身復古立行師古臨事不惑見危必進秉此數  
節時人罕知伏惟良寶匿瑕明鑑舍垢暫留頃刻少  
納芻蕘遂厥愚懇死而無悔竊見前此邑丞朱利見  
一室窮病十年非辜形神沮弱容鬢衰頹若遣憂能  
傷性此人殆不全生孤禽孺子相向嗚嗚習井壞竈  
共乏淒涼比齒稍与同道往々目覩感之酸然常恨

莫能為計無所施力使者穀帛當能賑之此生亦人  
倫落士林之楚代習禮樂宿傳衣纓乃祖乃父  
亦有拾青抱紫三徵五辟者也生家亡早孤年壯方  
仕所共交結亦皆名流微班不達直道未累人不哀  
者諒惟有心觀與此生非有半面故素一夕優狎非  
有斗筲之患杯酌之好但私心助痛借口為言昔荆  
軻狗燕丹之急聶政答嚴遂之故載籍不朽以為美  
談且數子者良有由緣今之所論有異於此况觀輒  
以翻賤質曾為使君剪拂環薄伎復忝使君盼  
昧寄家樂土日聞盛事竊見信有所未洽思有所未  
周安敢坐同碌不以陳述伏惟使君大其量深其  
懷使儒衣之士復罄心腹幸甚觀早窺墳典見  
古賢良居五等之位設六條之政所以察刑獄詢諍  
訟褒善懲惡恤勞勸分是以名彰王府勲潤史筆豈  
可備員已矣尸祿愆哉故漢文帝云與我共理者其  
惟良三千石且自使君下車數歲田疇始闢桑柘初

拱人識廣耻色無逋亡當朝談其美列岳讓其最雖  
文翁化蜀伯道理吳二侯既歿惡為絕倒獨有南冠  
朱利見氣衝牛斗間使君嚴如雷電慈如太陽何不  
脩慎終之德解懸絕之命使仲由之諾不墜長孺之  
灰更燃則流芳一時重範千載且此人窮窶於原焉  
污辱於韓范恓惶斃、耽學依、固窮常戴使君殊  
造對孤枕流涕日有故壽昌沈尉周行之末識量非  
常知事有廢典人有迹泰承使君咳唾拯此人溝壑  
朱生不幸沈子云、頌茲塵昧可為悲想夫處大官  
者威貴能斷權尚從冝綸釣淹滯簪掃讒慝即言者  
得尺意疑者獲自明使君垂彤襜佩朱友丈夫之雄  
也凡所措捨豈不易哉朱利見餘負亦可以為力敢  
望周旋不棄特達庇之是所望也頃聞歛州長史羅  
士詹亦朱利見同類當時刺史劉公獨降大惠羅士  
詹不盈一稔旋踵西歸利見當時幽繫曾不側息莫  
非羅生与個儻之士會朱生受肅殺之氣偏嗟夫三

尺之童子為之恨，且宇內所注淪濫官其中有附  
跡權門處陰勢路則官遣得靈祿都免收有損朋黨  
之私挾貞介之操則繫銅至弊名器被誣豈不為至  
主上無及溜之臣群小得鼓刀自割也觀王梗微物  
竊所不幸英雄之人曷以為意曩聞孔璋薦表代李  
北海死曠古之後先王所嘉觀誠驚怯怕羨高躅執  
事之議欲將何如使君不疾尔臧否則未生索於枯  
魚之肆矣嘗見古人持危救傾率克有益使君豈不  
知此子不為食駿之士盜表之夫人不易知，人則  
暫伏惟審念之然此八年五十鬱有詞藻義必致命  
性頗輕財乃俠少之流也居官直而簡与友信而敬  
乃百古人之次也蕭々健筆喋々利嘴環坐之先也  
凡今人之惡直醜正入門自媚邪道苟容故有則錦  
首章青蠅獨弔觀雖輒舒紙染翰輕陳肺腑無任情  
激不敢諛羈屑之士進趣益難書發之日出紫扉東  
面再拜傾耳聽音倍深兢戰

與張守侍御書

觀受性不敏言事務直侍御幕府俊選屬城具瞻不  
腆之書深冀開覽觀年十有八丹忝鄉薦身未入洛  
家猶寄吳心惟使氣性不偶合仗前輩奇節擢窮君  
清操天下之事能傾腹心不但以董生下惟蘇子刺  
服而已觀於還淳遁跡向歷數歲蓬戶却掃侍親之  
側其志未果屈躬增修竊見有被注淪濫官朱利見  
前任此邑丞屬儒孤官纔受三命無賴全史前削除  
名銜裂其冠冕奪其祿利亡家既失求食無所危於  
累卵急於倒懸如何聖朝有厥濫罰每一念反悲涕  
交注觀比有一書上此州獨孤使君先論朱利見續  
以古今事爾時獨孤公尺書見招知己相遇緩躡珠  
履偕升蘭堂飽之以嘉肴醉之以芳醪特賞才調且  
憐義声仍謂觀曰見足下高作奇之又奇長深醜容  
敢不承命其所上獨孤公書兼錄呈上惟少披覩明  
不虛耳頃者韓相國臨十數州殺人不問罪自用若



無上盡聚冤氣夜啼枉冤人、畏威莫敢訊議今尚  
書領藩翰之任抱澄清之志視民如子龔上若父寄  
公耳目宜竭誠伏見太易炎赫砂磔隼隸早魘作屬  
農天憂飢直為囚繫無辜之所致也雖欲禱桑林焚  
巫尪亦將奚及不如踈決滯獄速宥疑罪則歲稔國  
富不期而至現所說是方伯政本非堅儒之談執事  
之人用收采否如理以為當言之可行請馳一介之  
使問三逆之客即荷衣蕙帶以趨下風必謂狂簡

不忠願則退岩藪俟有知己翹足仰望以聽指南

代彛上蘇州韋使君

日月於法司上書即中閣下彛不耽書嗜酒已至于  
老東西南北無立錫之地以免餒凍者賴王公大人  
相養耳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僉之惟  
非敢夫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維特禁坐貽  
伊戚惶怖無暇繫惟不安仰天推心收血債淚所言  
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壓廩排彛何以堪尋過知矣

舉家十口兒女幼弱皆小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  
下錮羸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哀髮一  
夕如往十秋素未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  
問事過竒喘無禍不有且羸與天下何異株塊比於  
閣下累蟻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  
馬腹况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間閣下清節玉立洪  
量海納軍謀在掘文藻盈秩中外騰口声歸其高羸  
是用微誠庶彼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  
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今自明  
主有誹謗之木者諸侯有御校之議且今主上何媿  
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羸之失寬羸之責  
使得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收前非則伏諸忠  
信越境不敢留也羸死罪

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

月日窮居布衣李圖南有腹心事上書郎中閣下圖  
南聞書舒所憤蓄於人之心禍福之萌繫乎一言即

中止水之鑿不私秋毫如川注東不讓細流圖南殺  
身之誠去此誰告是用端著龜考言日進牘于執事  
所尚拙實不張游詞即中為三復焉圖南同學之生  
戴察字彥哀年二十二蘇州人也而有蘇州之稅司  
籍者日之以為僑戶異或書劍之子而与農賈同貫  
豈非當日開明吏以至於是其人固窮自立家業  
無一老父垂白處妹字湫底之蒼蓬茨蔽身弊衣糲  
食丐貸取給累年徭賦非諸已即日數口憂瘠溝壑  
重以官迫不聊有生即中候服王膳信有如是事

中之始至也謀以息民布令曰矜老疾活艱  
困凡在庶物令趣其本於是卿計之而白於縣、審  
之而上於郡執事視之而疾首曰罔有不允乃條其  
年稅差与蠲放顯延頸情有所向爾時彥衷乃借人  
冠履佩人劍帶時步麾下啟區心書訟其戶祔与降  
殺若何執事以為不切之務棄而莫顧及再投狀、  
無所設矣彥衷亦謂圖南曰我他年不言而今言者

以韋公負天下人望當有解左駱之分也豈同絳灌之列哉不圖如羶羊觸藩進却斯咎乃高歎曰清涼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歎声未已淚亦隨注侍者改色浮雲為陰因成沉病月有餘日老親在側竟夕不寐一飲一食皆求諸鄰爨爨無束楚室若懸磬圖南昨就相省杖而能起神緒凄點絕無語言立未俄頃見有衣黃之者排闥直入口稱里胥罵彥秉曰兩稅方歛何獨不納刺史縣令公知是誰碑予肌膚代尔擔責歎、叫怒不容少安彥秉回惶若狂計靡從所、父諭之曰取尔常讀之書常撫之琴質於東西家南北家以其所質將以奉之無今來客貽我之戚彥秉唯乃獲一繒而与之及將去也仍誠之曰後所欠者必搯公喉唾雪而取辦于時蠶妾牧豎知為之辱况圖南六尺之士乎圖南聞龜玉毀於櫝中守之過也而彥秉不獲其所即中何以為理人哉彥秉乾、之子章句精意此上儒輩無居其先每秋鄉送皆為賓首

溫良敬簡殊有可紀卽中命世之傑合天縱才明眸  
燭微剛略定猜刑賞之下萬無一乖寧今一責衷肝  
腦布地不知所階悲哉圖南聞士為知己死且不忘  
是用感激於左右假手於執事免彥衷之役螻蟻之  
望則決之矣昔魏絳薄言晉侯為之稱過李斯肆辨  
秦帝為之客孫僑致請范与丐為之輕弊江海投筆  
建午為之側席斯皆咫尺之素也以相寤也今圖南  
此書亦望卽中有成績也不願卽中空寒暄也使圖  
南書事無實言挾于妄則立伏己首甘嘗之間以塞  
深責彥衷亦獲無咎卽慎勿耻葑菲之旨充動瞻聽  
而損其言不為之行也謹遣隸人捧書跪獻圖伏竢  
咳唾不宣圖南再拜

李元賓文集卷第四

李元賓文集卷第五

請脩太學書

草莽賤臣覲再拜上言臣伏思太學之為道也厥惟  
大哉賓所以德宇於國家教源於萬方辨齊於人倫  
親、而尊、誠、且歲、勅、崇、嚴、日、致、齊、肅、祇、工、度、木、不  
俟乎棟崩朝命官取偃乎師氏然後乃可以陳四代  
之禮典無窮之風開素王之堂削青襟之篇人懋廉  
隅俗捐爭端天下之仁人相則焉是以德繇此澤教

繇此流若水之潤下澤滿植物利不浩哉今嘗觀斯  
壞甚不然嗚呼在昔學有六館居類其業生有三千  
盛侔於古中年禍難復用耗息洎陛下君臨宿弊尚  
在執事之臣願不為急升學之徒罔敢上逮積微成  
慝超歲歷紀賤臣極言求合要道具六館之目其曰  
國子太學四門書律筴等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  
繇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興人有棄本之議群生有將  
廢之虞至於博助教鋤耕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  
辟雍如農郊堂守頽廢嘉禾屬聯終朝之兩流潦下  
溇既夕之天列宿上羅群生寤寥攸虞貿遷而陛下  
不以問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所謂德宇將摧  
教源將乾先聖之道將不堪猶火之炎上談燄至焚  
其為不利也豈不為哉日者聖朝以武夷時屯有風  
牧建帝庸今者聖朝以文象天經有臯衡宣皇猷實  
四三六五之君子間無足以間之然事不為加理人  
不為加安歲貢之夫不能應請問宴罷之勤無以申

玄机天下有倒懸之悲諸侯有安忍之懷執事之人  
深惟無從但勞心於無益全身於因循是了不知長  
國之術在乎養士、之方在乎隆學夫學廢則士  
亡士亡則國虛、則上下危上下危則礼義銷礼  
義銷則狂可姦聖賊可凌德聖德透迤不知其終今  
覩執事臣之心必以修學為害時而他害者千之養  
士者為費財而他費者萬之殊不知此費無費而他  
費為費也此害無害而他害為害也諺所謂溜之細  
穿石便之細斷榦斯言損益有漸非聰哲靡察今乃  
明徵於儒書欽若於權輿繼統於易俗恢業於純風  
而望海內雋傑靡然踵武于雲龍之迹不知其可也  
礼稱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蓋以其有庇民之德  
作國之仁可仰而觀、且太學之興本於有虞達於  
三王踰至於漢魏以降特盛於我太宗文皇重聖尊  
之無以增荐興於先皇而及於聖朝此乃古帝王愍  
醇醜亂萌故同教于民百代奉之以弘長國家廣之



以存、濟元、陛下不宜忽之而已今四君德以相  
高八聖幽而不焯風声隨而凋落焉夫四君之民古  
猶易一制陛下之民猶且難矣易制之民古猶或遺  
之難制之民得不重慎乎昔春秋書太廟屋壞傳一  
曰書不敬也臣今懼聖朝之史書太學廢使萬代之  
嗣無法矣今聖朝聚國之兵守塞下之壘空織婦之  
機悉農夫之儲豈其惡民而賤物誠為社稷之謀也  
設一旦農夫死織婦病兵壘在邊粟帛不輸陛下此  
時其暇勸學乎則礼義之心不素蓄於人、亦難以  
致天下之和矣且四方之學太學之枝葉也天子之  
教諸侯之本也未有本之顛也而枝葉之存天子之  
廢而諸侯之興夫為國者亦猶治一人之身京師人  
之心四方心之體諸侯體之四支心平則體之患易  
治體平則四支之患不治而愈今不廣神於心體而  
竭資於四支時變於外氣殫於中則為不起之憂矣  
伏惟陛下察弛張之會現損益之圖戒無用之府崇

有裕之原廢闕脩而百度明庠序昌而教化行勞任  
邦於長久熙載於登闕顧夫周營靈臺魯脩泮宮於  
陞下萬分之一焉伏惟速令於職司無至於不可持  
天下幸甚臣覲再集

貽先輩孟簡書

僕聞孔宣父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  
不足覲也矣足下德非古人何遽相淺如一及第僕  
保之久矣但與足下論其先後耳僕長於江表今未  
弱冠自謂來者晚遭知音比見吳中人談足下美不  
容口僕外氏河南行軍司馬舊曾與足下遊揚善聲  
僕每懷殊節不履常跡立名委運求友勝已是以昨  
晝徒步奉尋所居將拜足下先文人之靈問足下不  
威之戚如何稱倦哭泣輒安牀褥辭以有疾坐而誣  
我人子喪禮豈其  
嗷 乃能忝敬料  
足下雅度必以所報之人云僕貌不壞僕衣不鮮麗  
前無高專後無蒼頭量僕為區、進次之人而默相

遣若使有一俗士煌、輕肥足下必投袂而起何疾  
之稱尔大丈夫當立天下何 於且下之門嗟乎  
李生斯過矣且僕相造重足下故足下非礼見辱予  
以深貧交數公咱僕不已足下知無所曰幸攝夜來  
計感請垂加食因至毀性雖未執惜虧前意謹封名  
紙以抒末分書用直叙拙而不文月日某再拜

報弟允書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徙還乃於京師  
窮居讀書著文無闕日時是年冬復不利見小宗伯  
嗚呼天難湛命難言聖人且猶盤桓我安得如料而  
決志哉但堅節不棄躁机不來競、而強勉、而為  
耳于時領逆旅而無聊因俟時而尚遐羨能遷之憲  
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罷駟出長安  
四游一二諸侯求實于囊往復十里投身甚難殊一  
知西陲數州界在虜關土塞門民獷榮戰陋儒我見  
其將遺我縵胡我見其士賦我軍定向之、謀暨感

激心卒無所開祇忽一念我家如在長安或過適戍  
而宿隨登陴而東方之人老在塞下者為我言  
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歲孟秋邊風便寒達於堅冰  
武夫搃戈僵不得起胡兵類效罔于常方言會  
候人舉烽而禍戎來夜馳歸長安窮處蕭條  
猶初乃開而居乃出而書上不敢偶下不敢專鄙苟  
得之名謝姑息之交愚身介并直与諂違是用人不  
合余以不合人身故有異俗之議文多自我之非然  
斯者畧不損明其猶荆民不舉宋王臧倉之疑孟軻  
及我而三矣足胥哉然特苦者旦暮之供出處之虞  
也而幸有一僕賃之童純義而誠服事祇勤傭畜以  
給余為隸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勞盤飧之  
廉汗馬之庸不能過為古者孔子門人皆白上賢及  
在阨窮有愠見者吾老君亦有從者徐甲老君去官  
甲亦求去夫孔者之道於我也則小大較然其門人  
從者之操則何遠斯童哉吁我常独歎而悲客有操

曰子之窮達在時與人我曰不在人乃在人不在人  
乃在斯重何者仲尼適周魯君乃與一乘車兩馬一  
豎子而還其道益明則聖人經為亦用其資獨作怕  
人乎今我所以能於京師保窮居讀書著文無廢日  
時者乃斯重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親友骨肉之力  
也成我洪名階我雲青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  
我空言哉吾違養以來不忘歸；而無名為親之差  
因而行之勞苦日尋俛而自安窮則可也流親之羞  
歸不可也念二途日疲腐心渾元循環三歲二朝油  
然而思衆恨長短居人游相屬之憂 同時哉行  
至八月天地淒涼葉下西郊我在空房晨 吟咏聞  
乎無人疲卧不寐寒漏自長意可覆 難可縷陳書  
不稀汝書亦新異日而至同慰一身豈不旨

近學何書擬舉明經為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  
墮也文貴天成彊不高也一事並良 可立汝擇  
處為無乃不修繫書黃耳依；有遺千萬孝悌其元

元

邠寧慶三州節度饗軍記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  
藩我雍疆威邁乎廣漠聲稜乎四隣戎無南侵國無  
西憂師嚴民整封守宴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扆而  
資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  
哉於是扶越總戎之臣咸望公而勸懼無能稱於維  
朝寧之率已伏誠而日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朝  
寧足以勵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弗  
食之而已焉哉越春王二月河漸未流東風始湊優  
柔凌迤被公軍容公曩公向奉詔觀師脩胡乘靈君  
命未復不自議還至間外得專亦大有所不專也于  
是軍吏之職事者進復于麾下曰舊以是月賞功息  
勤患老及疾哀死及孤敵死無怒厥生而愉所以數  
軍寔資師徒寔舊典也違之不孚公從乃練令辰豁  
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墉日既登座不騰窮陰閉澌

氣升軍聲歡康儲與雷頌翁乎萬民輶乎氏羌空山  
之木春近塞之菓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  
東面向闕而再拜如蒙上之命；之然後甲蹕而惠  
周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于公之宇校帥之士次  
于公之堂進如風行坐如雪屯旌旗蔽日月戟交光  
公於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晝感之優同醉飽而  
御酒散是日朗寧軍中無淫樂無乱音佑金鼓左羽  
旄所以奮我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絃匏之  
繁罔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衆毅其氣和其心  
群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熏；老疾謳吟投化  
為祥虜趨為擒洪矣偉乎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  
乃知乎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声仁可以  
頌其虜和可以暢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和彼  
之饗士豈以羶腥倚之哉武之七德朗寧其由二三  
焉于時歲紀協令國家郊祀之明年覲布衣來遊賓  
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送朗寧之

軍惡群小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日子之  
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顛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己巳冬伯葉林宗本校一過行間脫字  
增補十之三四倘再遇善本補完此書  
殆無遺憾矣

雲山楊瀨志



李元賓文集卷第五 終



余向藏李元賓文集係手抄章先生手抄此又只一也  
下且私有人向余購原宋之明人文集百六十種之抄  
本予與之其目之宋本屬者甚多其甚夥故此集及輟贈  
之向是冊雖不知何人所抄者經楊席兩之承藏  
去廿二有日也因著其亦亦如此

嘉慶丁丑中秋後四日曉曉記 復翁



道光紀元之三月得見葉林宗本印楊維崇  
所校以校者然葉本分陸兩輯為三卷又題昂  
而為二卷之與兩本記合是此本之合為本在  
者小舊本有且校之宋書之出葉本之書之信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